

骊珠记

张石山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骊珠记

张石山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骊珠记/张石山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8
ISBN 978-7-222-05460-8

I. 骊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—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81410号

责任编辑: 唐贵明

装帧设计: 王睿韬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书 名	骊珠记
作 者	张石山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	889 × 1194 1/32
印 张	20.875
字 数	528千字
版 次	200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刷	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
书 号	ISBN 978-7-222-05460-8
总定价	48.00元

序

本书作者张石山先生，是在友人家认识的，后来成为好友。听石山先生说，他是云南人，祖上经营矿业，是当地的巨富。家中多人先后参加革命，成为一个革命家庭。石山自幼跟随家人到上海读书，后参军、入党，长期在政府机关、科研单位工作。他酷爱文学，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与熏陶，立志要撰写一部大型文学作品。因为种种原因，直到退休后才有时闲着手进行，可以说是大器晚成。

长篇小说《骊珠记》，就是以他家庭为背景，父辈们的革命活动轨迹为主线，穿插其他社会资料，进行艺术加工和虚构而写成的。小说从构思酝酿，写出初稿，到打印征求意见，反复进行修改，历时十余载，呕心沥血，百折不挠，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这种精神和毅力，令人敬佩。

小说集中描写青年陶文澜，从云南家乡到上海求学，其间加入中共地下党，不久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。因受当时内部肃反扩大化影响，被迫离开苏北回到云南家乡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，直到壮烈牺牲。青年陶文澜的人生道路，极具典型意义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风云急变，外族入侵，国土沦丧，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境地，大批热血青年，不顾家庭阻拦，不顾生命安危，离乡背井，参加抗日、反蒋斗争，前仆后继，视死如归。他们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，和民族解放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，这就是这部小说要表现的积极意义。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”。强烈的爱国情怀，是文学创作中值得永远高扬的。

云南是我国边陲重地，有众多能歌善舞的兄弟少数民族聚居。那里山川壮丽、景色秀美，文化多姿多彩，极具特色。小

说反映了四十年代云南社会各个阶层的丰富生活，人物众多，有政府官员、社会名流、工人矿主、山寨土司、军警特务、马帮烟农等等，应用尽有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，人事关系纠缠难解，大千世界，千姿百态，皆有展现。

小说构思巧妙，情节生动，人物形象真实可信，似为传统写实手法。小说语言精练、优美，抒情写景叙事，诗文互映，讲辩成趣，韵味含蓄深长，给人以美的感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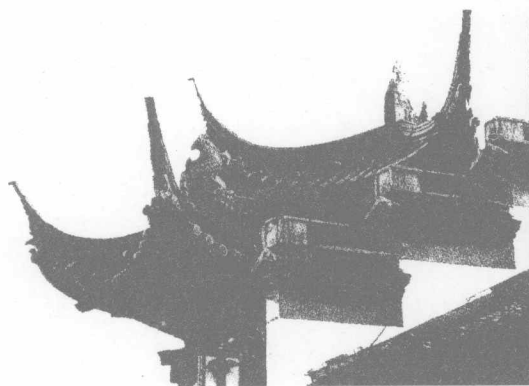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小说也存在一些微疵，主要由于作者是第一次进行长篇写作，创作经验不足，艺术表现手法不够丰富，故事情节演进与刻划人物结合不够紧密等。不过，总体来说，还是瑕不掩瑜，小说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和品位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文学作品，往往见仁见智，很难统一标准，广大读者会有公论。

现下人们生活状态日趋紧张，物欲横流，社会风气浮躁，如能找个处所，沉静下来，读点好书，或演练字画，脱烦去燥，净化心灵，定会有益处的。爰为序，并于作品出版之际，向石山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。

张 军

2008年5月于上海

（序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前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）



目 录

序	
第一章	还乡 / 1
第二章	盛宴 / 15
第三章	出走 / 48
第四章	受业 / 85
第五章	炼狱 / 119
第六章	寿辰 / 150
第七章	熔炉 / 187
第八章	砥砺 / 221
第九章	谋划 / 246
第十章	马帮 / 279
第十一章	攘夺 / 313
第十二章	矿争 / 352
第十三章	火把 / 388
第十四章	围城 / 421
第十五章	抗铲 / 460
第十六章	惩治 / 491
第十七章	谈判 / 526
第十八章	阅墙 / 558
第十九章	较量 / 591
第二十章	就义 / 625
第二十一章	尾声 / 651
后记	/ 660
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
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①

——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

第一章

还乡

天色已经透亮，可以看清出事的火车像一条死蛇蜷曲在铁路旁。这趟列车昨日夜间遭到土匪的伏击，引发了一场行驶过程中脱轨倾覆的车祸。

陶文澜在附近山坡上找了一块石墩坐下来，惊魂未定的乘客散落在铁道两旁，两位新结识的旅伴也离自己不远。其中一位年轻姑娘，坐在行李上，神情委顿不堪。就在昨晚，衬着朦胧的夜色，她显得清纯美丽，像林间湖畔轻盈起舞的仙子。到了白天，她又该另是一番风韵了吧？但是文澜却隐隐地感到有些失望，因为在阳光下，她的一些最细微、最隐秘的缺点便暴

①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：《采薇》是《诗经·小雅》的名篇，此诗用士兵的口吻，写其在战后归家途中，追述戍边作战的苦况及思乡之情。四句回忆起昔日从军之时，正值美好的春天，万条杨柳，迎风飘拂；今日归来，却遇上雨雪霏霏的冬天，虽已踏上归途，但归路漫漫，还要忍受种种艰难困苦。

露无余。虽然她面目姣好，举止优雅，但是肤色苍白，面部的线条也欠柔和。她的脸形略显方了一点，相书上说，方脸的女人是无情义的。

姑娘是傍晚上的车，就坐在距他较近的窗口处。她以手支颐，眺望窗外，通体被一种安静闲适的美包裹着。文澜之所以对这位陌生的旅伴倍加关注，是因为几乎把她错认作一位旧日的女友了。恍惚间他惊异那人竟会从数千里之外来到云南，并且居然和自己搭乘同一趟车！她们两人无论体貌、气质和举止如此相似，属于江南淑女型，而且都有一双勾魂摄魄的白果眼！

那个在车上与文澜连座的男子，此时正靠着树身半躺着，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酒瓶，时不时抿上一口，以抵挡清晨的寒气。

这是条高大粗壮的莽汉，一指宽的刀疤横贯右脸颊，使他的相貌带有几分犷猛凶悍。他穿一套面料质地较差的西装，皱巴巴的，也没有系领带。文澜猜他可能是一位退伍的下级军官，现在铁路沿线跑点买卖。他一上车就把随身带的几件大包裹塞满了行李架，随后又在座位前的案板上摆放一瓶老白干和许多下酒物。他和陶文澜一见如故，热情相邀：“烟酒不分家嘛！要是看得起老哥我，就干了这杯。”一来是盛情难却，二来是文澜已有好些日子滴酒未沾，“嘴里早淡出鸟来了”，如今闻见酒香，肚子里的馋虫不觉被勾了出来，也就来者不拒，痛痛快快地陪他满饮了几杯。

现在陶文澜又把目光越过两位新交，投向更远的地方。在车头附近，他认出那个胖子和他的瘦子搭档来，就在昨天下午，他们之间有过一次交锋。

那时火车停靠站台添煤加水，“刀疤脸”下车采买去了。猛然间文澜觉得自己仿佛随着座位一齐下沉，身体一侧似乎也被庞然大物填满了。他转过身去，刚好和一双傲慢的小眼睛对个正着。文澜礼貌地提醒对方座位是有主的，但那人却不屑地背过身去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用力的挤压。文澜这下子算是尝到了“鸠占鹊巢”的滋味了。

胖子满面横肉，整只脑袋就像由碎料拼接而成的皮球，而且还打足了气，把眼睛挤得只剩下两条缝。他那个又高又瘦长相如同猴子的同伴，也在就近找到座位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话。

这对搭档一看就知道是吃公家饭的，而且是“下江人”（这是西南省份对长江下游地区居民的一种谑称）。他们随中央军政机关内迁过来，却丝毫没有寄人篱下的卑屈心理，反而以一种君临天下的气概，把西南三省看作藩属，骄纵的势焰丝毫没有收敛。文澜对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实在是太熟悉了。在上海，常见他们乘车用的是“摇头票”和“瞪眼票”，遇上售票员过来招呼买票，不是摇头，就是瞪眼睛，售票员马上识相地走开。不然的话，他就会大光其火，声称自己正在跟踪某个人，被你一搅，暴露了他的身份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
文澜没有认错人，胖子汪奎章果真是军统小头目，他的公开身份是滇南交通稽查室主任。

汪奎章是浙江江山人，江山以盛产特务闻名于当世。在中国，不少地方都有自己的名特产，如绍兴师爷，青州太监，山西的钱庄掌柜，安徽的当铺朝奉……这种人才群体现象很值得玩味，因为几千年的宗法社会特别注重乡谊，相互援引，形成气候。同时也是名人效应使然，有人在外面混出头了，衣锦还乡，而人都是朝亮处看的，自然趋之若鹜了。军统头子戴笠是江山人，引用的多是同乡故旧，久而久之，就打造出一个“江山帮”特务系统的知名品牌来了。

汪奎章接到一道密令：“据内线人员报称，共党一名重要分子将于明日潜往滇南，姓名特征不详。至于其此行目的及随身所带文件之内容，均无法获悉。”

就像猎犬嗅到野味，汪胖子兴奋得满脸横肉不住地抖动，立即带着手下登上南行列车。他在车厢里来回巡视，最后把兜捕的目标缩小到四五个人身上，陶文澜也在其中。

“刀疤脸”上车后气就不打一处来：“也不看看山水，老子

的座位是随便占得的吗？”

胖子毫不示弱：“占就占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‘老滇票’！”

“老滇票”是云南省发行的地方性货币，只及中央法币面值的十分之一。因此“老滇票”就转化为“不值钱”的同义语。

抗战前，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，但是一些边远省份往往还保持着半独立状态。抗日战争开始，蒋介石把政权中心转移到大西南来，加强了对云南的控制，一向唯我独尊的龙云便有芒刺在背之感。蒋介石为了羁縻龙云，给他以云南行营主任的名义，貌似尊崇，其实徒有虚名。中央政府挟其雄厚的财力，对云南地方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，尤其是中央军政人员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，把云南军政人员称之为“老滇票”。这种轻侮的称呼以后又扩展开去，引发了“云南人”与“外省人”之间的矛盾。在茶楼酒肆或其他公共场所，偶尔发生细小的争执，只要有人喊一声“打外省人”，顷刻之间就会演成流血斗殴的惨剧。

“刀疤脸”捋起袖子，把钵头般大小的拳头伸到对方那只肉嘟嘟的鼻子底下晃了晃：“你可是骨头发痒了？”

周围的人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众口一词地喊道：“揍这个狗日的，看他还敢横行霸道！”

“散开！散开！你们这些蛮子，都给我回到自己座位上去！”胖子的小眼圆睁，射出两道凶光，然后转过身一把揪住“刀疤脸”的领口，“还有你，坏了我的事，非办你个妨碍执行公务罪不可！”

“刀疤脸”一挥胳膊，胖子就像皮球一样弹了出去，重重地撞在车座上。

“反了！反了！不要命了！”胖子挣扎着站起来，把上装的排钮“呼”地一下子扯开，露出扎在腰间的宽边子弹带和手枪，伸手就去摸枪把。

文澜只觉得一股热气直冲脑门，便抢前一步，按住那只掏枪的手。他被胖子的嚣张气焰激怒了，外加此时自己已经有几分酒意，情绪也就更不容易控制。

虽然离开久了，文澜仍对故乡充满了诚挚的爱，爱她锦绣的山川，爱她淳朴的乡亲，爱她灿烂的历史文化，爱她特异的乡土人情。这里是他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园，也是养育他成长的摇篮。我们的爱国精神不正是植根于这种对乡土的深切眷恋吗？固然，眼下他的家乡还没有得到开发，也不算富足，甚至是灾难深重的，但是如果有人对她说了不敬的话，就会像伤害了他的生身母亲一样，让他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楚。

他无法保持沉默，只能挺身而出，面对周围愤激的民众一展辩才：“这位先生，你也不想想，武器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大敌当前，枪口应当一致对外才是，怎么可以拿来吓唬老百姓呢？”

“你刚才侮辱了这位朋友，可你侮辱的不是他一个人，而是一千多万云南父老乡亲。请问，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呢？云南不是藏垢纳污之所，而是敢于反抗强权暴政的忠义之邦。民初袁世凯称帝，云南首义，再造共和，把袁皇帝拉下马。试问，连皇帝都不怕，还会怕谁？”

“再说眼下，云南以一隅之地，为抗战作出多大的贡献？纳捐纳粮不算，云南健儿还以血肉之躯为国干城。台儿庄一仗，滇军打出了国威军威。在强敌面前，他们决不会做闻风丧胆的长腿将军。”

人群里发出嘲讽的笑声，“刀疤脸”更是洋洋得意，他指着右颊的伤疤大声嚷嚷：“瞧这里，该不是狗咬的吧？在禹王山和日本鬼子拼刺刀，一对三，把他们都收拾了。莫非你比日本人还横？”

文澜朝大家摆摆手，继续侃侃而谈：“云南人最讲仁义，决不会恃强凌弱，你敬他一尺，他敬你一丈。你无家可归，他敞开大门接纳你；你肚子饿了，他把最后一碗饭匀给你吃。但他们也不是贤愚不分，善恶是非他们心中自有一杆秤。”

“我看你先生也是一名国家公务员，一言一行当为民众之楷模，切记自己是人民公仆，千万不能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。”

一席极富煽动性的演说在人群中激起层层波浪：

“拉屎拉到脑袋上拿尿洗，真是欺人太甚！”

“有本事上前方打日本，在自己同胞面前耍什么威风！”

还有人上前推推搡搡，要胖子马上滚蛋。

眼见众怒难犯，瘦子赶快出来打圆场，他连连朝四方拱手：“都是自己人，别闹误会了。”一边挽着胖子的胳膊把他拖走。

胖子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：“便宜了你们！”

接下来的时间倒也平安无事。夜渐渐深了，四周沉沉睡去，只有车顶暗淡的灯光，像是人渴睡的眼睛半睁半闭。车厢里空气混浊，旅客的睡相也很丑，横七竖八如同空袭后死亡枕藉的场面。相传佛祖释迦牟尼还是净饭国王子的时候，就因为半夜起身见到众多宫女的睡相，这才萌发了出家的念头。

葛大哥——“刀疤脸”姓葛，文澜亲热地以大哥相称——靠在文澜的肩上，鼾声如雷。隔开一排座位的那位姑娘也倚在车壁上安详地进入梦乡。

文澜没有一点睡意，说不清是因为快要到家而兴奋难抑，还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心绪不宁。

他轻轻地把葛大哥的脑袋挪开，起身走到车厢结合部，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车速极慢，迎面吹来的晚风并不曾猛烈地抽打他的脸颊，反倒像是与情侣耳鬓厮磨，情意绵绵。

不一会，他听到衣裙摩擦声，一个身材苗条、体态轻盈的身影走出车厢来到他近旁，文澜认出她就是那位长着白果眼的姑娘。

“不多睡一会吗？时间还早着哩，看来这一夜也不会有车站停靠。”文澜关切地问道。为了排解旅途的孤寂，人们彼此很容易结识。

“夜行慢车总归脱不了一个慢字，照这么个走法，天亮才到得了屏阳。那是什么地方？”姑娘的声音很悦耳，她指了指车窗外面白茫茫一片。那里地势低洼，衬着四周黑黝黝的山峦，让人感觉是俯身井口一样。

“你见到的是骊龙湖，在夜间水面总是显得明亮一些。”

“骊龙湖？我们途经宁安时不是见到过了吗？”

骊龙湖确实在傍晚前后露过面。从车窗里望出去，可以见到波光粼粼的湖面。蓦地前方亮出一抹红云，傍湖而栽的成千上万株桃花云蒸霞蔚，与湖面上的倒影，还有天边的晚霞交相辉映，酷似一幅层次分明、色彩绚丽的水彩画。文澜认出那是宁安大地主莫采丞的庄园，当年他离家时曾经路过此地，莫老伯亲自到车站来接他到庄上小住。老人慈祥地眯着眼睛，不停地捋颌下的胡须，声音里充满了爱怜：“娘老子真狠得下心，小小年纪就让你离乡背井。”

那时候，莫家花园刚刚开始破土动工，现在应当颇具规模了吧？

于是文澜回答了姑娘方才的疑问：“虽说宁安与屏阳只有一湖之隔，直线距离不过百把里，但这一带群山环绕，火车要兜很大的圈子，所以一路上骊龙湖时隐时现，仿佛在和我们捉迷藏。再说机车如同老牛拉破车，还能指望它能快到哪里去。要是在白天，我会跳下去，走上一段路，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，保险还能回到车上来。”

“怪不得人家说‘云南十八怪，汽车没人跑得快’，现在看来，还得再加上一怪‘火车没人跑得快’。”

他们相互还来不及自我介绍，就感到车厢剧烈地震颤几下，接着便倾向一边。

熟睡中的旅客东倒西歪，有的还碰得头破血流，车厢立刻乱成一锅粥。三下清脆的枪声，就像三记鸣鞭使棚廐里的牲口马上安分下来一样，车内霎时肃静无声。随即一阵窃窃私语如同秋风穿过小树林，到处传播着凶险的消息：

“是麻风和的人马，听见没有？三声枪响是动手的信号——这叫‘凤凰三仰脖’。”

“来得好快哟！前两天还在迤西烧杀，怎么一下就窜到迤南来了？”

猛然间，从车尾的那节车厢里射出一阵密集的火力，在暗

夜中看起来就像一连串拖着长长火尾的礼花。事后才知道，正是这节临发车前加挂的兵车救了所有人的命。匪徒猝不及防，就像潮水撞上坚硬的礁石，在训练有素和武器精良的正规军面前败下阵来。知道这回是讨不到多少便宜，匪伙一声呼哨，立刻趁着夜幕的掩护销声匿迹了。

文澜在倾覆的车厢里摸索了一阵子，找到了窗口，艰难地爬了出来。迎面扑来凉爽的风，缀满繁星的夜空面对这幕人间惨剧无动于衷，依旧挑逗地眨着眼，卖弄着它的绰约风姿。

他弯下腰，把困在车厢里的乘客一一接应出来。最先触到的是一只冰凉的纤纤素手，随之升起的是一双惊恐万分却依然美得令人心醉的白果眼。

接下去便是纷乱繁杂的下半夜。在匆匆扎成的几支火把的照明下，文澜一阵风似地奔走，指挥大家把伤员抬出来，作一点简易的包扎，然后征集一些食品和饮水，分配给他们。在突发事变面前，一盘散沙的民众往往无所适从，而对于在抗日根据地做过民运工作的文澜来说，其实不难应付……

山谷里吹来一阵寒风，让三五成群的旅客们不禁瑟缩起来。文澜登高放眼，骊龙湖对岸的故乡遥遥在望。死里逃生的他，宛若站在望乡台上一样，只见城廓如豆，行人如蚁，一切似乎都在虚无飘渺间。就在这时，丛林间传来了一声声悠远的、深情的呼唤：“鸪咕——咕——咕”。声音很模糊，但在他听来却又这样清晰：“行不得也哥哥！行不得也哥哥！”

鸣声是一种叫做鸪咕的野禽发出来的，文澜从前常在野外见到过。它形似母鸡，头如鹌鹑，胸前有白点如珍珠，背毛呈紫赤浪纹。

鸪咕声声打断了文澜的思路，他不由得喃喃自语：“记得《禽经》上说：‘子规啼必北向，鸪咕飞必南翥。’它们分别代表了我的两种境遇，两种向往，也就是思北与向南。上路之初我听到杜鹃叫的是‘不如归去！不如归去！’如今快到家了，听到的

却是鸛鵒的‘行不得也哥哥!’”

想起此行所衔的使命，文澜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悲凉苦涩的况味。派遣他回老家来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：“第五年后的抗日战争形势，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，而越是接近胜利，越是有极端困难，这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。克服困难的办法之一，就是精兵简政，一大批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已经回到原地埋伏下来。你也不必回上海了，组织上决定你还是回到云南，你可以充分依靠家庭的社会关系，利用国民党中央势力与云南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，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。”

“嗟命运之迍邰^①，叹乡关之渺邈。”命运的天平中，家庭出身的砝码竟有如此重的分量，这是文澜始料不及的。在根据地的整风肃反运动中，他被当作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，受到怀疑和审查，如今却又备受青睐，委以重任。文澜感慨万端，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放逐的朝臣，就此踏上风雪漫漫的回乡之路。

从归途第一天起，厄运就如影随形，未曾须臾离开过他。相比之下，八年前的负笈远游，轻松得就像一次假日旅行。

云南地处祖国边陲，交通阻隔，科举时代士子进京赶考，其烦难不亚于大唐玄奘法师西天取经。文澜小时候看过一本刊印于清代同治年间，名为《云程万里》的石印线装书，此书载明云南举子从省城沿着“通京大道”，抵达北京的整个历程。全程六千里路，按每日驿站路程计算，若一天都不耽误，也得走上九十八天。

一般的类书内容往往比较简略，只交代一个行程梗概，《云程万里》却详加铺陈，举凡各地的名胜古迹、风土人情、物价出产等无一遗漏，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，堪称旅游文学中的精品。书名尤其令人叫绝，既点明以云南为起点路途之遥远，又隐喻前程未可限量。可是“学者等牛毛，成者如麟角”，士子

①“迍邰”（迍zhūn，邰zhān）：意谓处境困难。

们餐风宿露，途经黔、湘、鄂、豫、冀数省，来到天子脚下博取功名，多数人铩羽而归，真正能蟾宫折桂者又有几人？

到了文澜这一辈则幸运多了，出外游学无须再搭乘驿车长途颠簸，时间也大大节省了。

抗战前，自我封闭的云南，甚至没有一条公路与外省相连。那时到上海最简捷的办法是借道滇越铁路，从昆明到越南海防，再坐轮船经香港到上海。在昆明有一家广东人开的天然旅社，它在越南的海防、河口及香港都有联号。只需将一切费用在昆明付清，行李贴上天然旅社的标签，凡是购买车船票、住宿、接待等事项，全都由它包办。旅客每到一处便有联号的伙计到车站码头接客，安排到联号的客房住宿。到河口时，还陪同办理检查护照及过境手续。到了海防，又派人到码头招呼乘船，一直平安抵达上海。这样，旅客就可以减少沿途语言不通，还有住宿购票等种种麻烦。

往事就像童年看过的电影，虽然总体印象淡薄了，但总有几个镜头特别清晰地留在记忆里。

火车驶过举世闻名的滇越铁路架空桥时，那独特的桥梁构架就像铸着英文字母“K”的烙铁，在文澜的脑子里打下深刻的印记。这座桥两端与隧道相连，陡峭的山崖，深不可测的峡谷，涧底嵯峨突兀的乱石和湍急混浊的江水，使人目断魂消。同车的一位铁路老员工告诉他，桥身长七十米，与谷底的距离也是七十米。修路期间，恶劣的气候、非人的待遇、瘴疠的侵袭，使中国劳工的死亡数超过万人。老员工感叹说，每根枕木底下都横陈着一具中国同胞的尸体！

他还记得初见大海时那一阵狂喜。大海是流动的、喧嚣的、活泛的，而大山则是静止的、沉默的、凝重的。云南是一个多山的内陆省份，因而养成了云南人那种厚重质朴的性格和慢节奏的活动频率。这也是云南长期停滞闭塞的原因。但是大山往往蕴藏着沸腾的岩浆，它在地表下奔突涌动，总有一天会喷薄而出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来。

只有真正见到大海，他才意识到云南的统治者为什么渴望得到一个出海口。只有获得它，才有了一个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窗口，才能摆脱封闭与落后，赶上现代文明的步伐。说来也巧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就是他的云南老乡。六百年前，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过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，完成了数次最壮观的远航，扬国威于海外，也使自己名垂青史。可见云南人也不一定就是缺乏冒险精神和习惯于自我封闭的吧！

如果说离家时一帆风顺，回乡的路途则颠颠簸不平了。在通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，他紧张得血液都快凝结了。穿过无人区，只见蒿莱遍地，狐兔出没。他还进入过一座国军弃守的空城，风闻敌军将至，奉行“焦土政策”的守军一把火将这座历史名城烧成白地。那是一个月圆之夜，瓦砾堆里余烬未熄，空中烟雾弥漫，月亮格外迷茫凄清。

他曾经加入难民的行列。即使非洲野牛的迁徙也有明确的方向，太平洋鲑鱼的洄游也有固定的路线，可是这支流亡大军却完全是盲目的。途中常常遭到敌机低飞扫射，弹雨在四周激起条条尘柱，一些人中弹倒下，鲜血汨汨流淌，四肢痛苦地抽搐。由于饥饿和疲劳，中途不时有人倒毙，但不断有人补充进来，所以这支浑浊的洪流始终不见枯竭。

有时运气不坏，能搭上便车。可是道路千疮百孔，汽车残破不堪，费力地在盘山公路上缓缓爬行。从车窗探出头去，涧底的汽车残骸赫然入目，令人心胆俱裂。

直到进入云南省境内，有火车可以通行的那一段，才开始了现代意义的旅行。在车上浏览沿途风光，犹如观赏一幅山水长卷。火车渐渐进入人烟稠密地区，远山衔着半轮夕阳，池塘边杨柳飘拂，水牛在泥淖里打滚，喷着响亮的鼻息，被驱赶的猪群嚎叫着四处奔突，收工回来的农夫荷锄漫步在田间小路上。墟落里已经升起袅袅炊烟，在晚风中摇曳多姿，就像一首思乡曲缠绵委婉的旋律，撩拨着游子的情思。这就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……